

粟裕长子：“我和父亲像战友”

“半生生涯戎马间，征骑倥偬未下鞍。爆炸轰鸣如击鼓，枪弹呼啸若琴弹。”每当粟戎生念起这首父亲粟裕所写的诗《老兵乐》，都感慨万千。“这首诗，既是父亲戎马一生的真实写照，也是鼓励我驰骋疆场、为国尽忠的战鼓。”

粟裕的名字，同解放军金戈铁马、波澜壮阔的半个多世纪战斗历程紧系在一起。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十大将之首，几乎全部得益于他自学而就的军事才能。他曾跟随朱德、陈毅上井冈山；抗日时，在苏中根据地打赢了决胜一仗；淮海战役中共歼敌55万人；中央曾确定粟裕为解放台湾的指挥员；毛泽东还曾将他当做志愿军司令员的首位人选……甚至有人称，“粟裕是中国500多年来的第一猛将。”

作为粟裕大将的长子，粟戎生和父亲选择了同样的路。从军45年，他从士兵升到中将，最后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。他说话干脆，决不拖泥带水，个性甚至有点倔，典型的将门虎子。

骨灰里筛出传家宝

1984年1月底，粟戎生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。当他从部队赶回北京，没过几天，2月5日下午4时33分，粟裕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痛不欲生的儿子，抱着父亲的骨灰盒泣不成声。

然而就在这时，粟戎生却被骨灰里筛出来的三块弹片震住了——“大的一块有黄豆粒那么大，小的两块绿豆粒大小。”粟裕一生身经百战，打过各式各样的仗，用过各种各样的战术，经历的凶险更是多得数不清。“我们都知道父亲曾6次负伤，身上弹痕累累。然而，谁也不知道，这3块弹片是什么时候留下的。就连父亲亲人都想不到，还有这一处战争的创伤，折磨了他数十年。”

由于常年在战场上条件艰苦，粟裕老年时患上了多种疾

病。1981年，在已患有高血压、心肌梗塞、胃癌等重大疾病的基础上，又被查出脑溢血和脑血管栓，他顽强地与疾病战斗着。在粟戎生印象中，父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：“未来的战争我不一定看得到，一旦打起来，要靠你们这一代了。”

1983年5月，粟戎生被调任为某陆军野战部队师长。行前，他去医院向父亲辞行，“这时父亲的病情很严重了，说话已吃力。”

他只是说，师这一级很关键，连、团、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。“还是和以往一样，父亲没跟粟戎生聊家务琐事，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。”

粟裕去世时留下遗嘱，身后不开追悼会，不搞遗体告别，将他的骨灰遍洒在他曾战斗过的土地上，和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。“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，除了这三块从骨灰里筛出的弹片。我们把最大的一片捐给了国家，剩下的两块，可以说是我们全家的传家宝。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十分富足！”

“就是要把他扔进水里”

粟裕有三个子女，长子粟戎生、次子粟寒生、女儿粟惠宁。他将三个子女都送到部队锻炼，用最典型的军人教育方式——吃苦、耐劳、严肃、顽强、勇敢训练他们，这是粟裕教子的十字秘笈。

粟戎生刚满3岁，粟裕与夫人楚青就带着他去河边游泳。粟裕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竹筒，塞给孩子说：“抱紧了，跳下去！”3岁的粟戎生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父亲猛地抛进了水里。这可把小戎生吓坏了，他大声呼救，而父亲却在岸上喊：“不要怕，自己游！”因抱着竹筒，粟戎生勉强浮在水面，手脚忙乱地扑腾着。母亲在一旁急得上火，责备粟裕说：“你真是的！就不怕淹死他吗？”

粟裕说：“就是要把他扔进水里，要不老是学不会。你看怎么样？不是也没淹着吗！”

哈军工导弹专业毕业后，粟戎生没有被分进大机关，也没有被留在大城市，而是到了援越抗美的云南前线，在一个导弹分队打击台湾和美国的U-2侦察机及无人侦察机。当年的艰苦生活把粟戎生磨炼成一名真正的军人。在不同时期，父亲粟裕都对他有不同的要求。他当了连长，父亲教他如何带兵爱兵；他当了团师指挥官，父亲又从研究地形地图到战术战略，一招一式地指点他，还经常出题考他——

“如果你带领的一支部队被敌人包围了，你应该考虑什么问题？”

“摩托化部队在公路上行军，被空中敌人炸坏许多汽车，公路堵塞影响了部队机动，怎么办？”……

父子俩谈话永远离不开军事。“爸爸同妈妈平时谈话，多是谈形势谈工作，妈妈曾说：‘你就不能谈点别的。’爸爸风趣地说：我们是政治夫妻嘛。我想，父亲同我大概是‘军事父子’吧。”

“虽不富有，拥有山河”

粟戎生这一生最得意的，是作为一名和平年代的军人，居然有幸参加过两次作战。第一次是参加国土防空，主要是打美蒋的U-2侦察机和无人侦察飞机，他还在广西打下过一架“火蜂”2号无人侦察飞机；第二次是参加自卫反击战。

“不少人跟我说，当了一辈子兵，没有打过仗，遗憾！而我，此生无憾了！”粟戎生回忆说，有一次部队开始装备一种新型步枪，父亲对他说：“这种枪目前还不太适合我们部队的情况，射速太高，弹药供应有困难，现在的后勤保障能力跟不上。作为指挥员，要教育部队熟

识枪的构造性能，让部队学会节省弹药。”粟戎生后来查对了数据，不由对父亲的话心服口服。按这种枪的射速，一个战士带的子弹只能打两分钟，如果后勤供应困难的情况下，确实会造成严重不利。“父亲就是这样，直到晚年，他还时刻注意着战争风云，注视着现代战争，为国家的安危而枕戈待旦。”粟戎生说，粟裕还有“文房四宝”，这也是他一生最爱保存的东西——枪、地图、指南针和望远镜。“就连一个非常陈旧简陋的硬壳指南针，只比5分硬币略大一点，他也当宝贝收着。”

粟戎生说，父亲的卧室里，四面都挂满了地图，门的背后还挂着一张台湾地图。“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，父亲就挂哪里的地图。他自己喜欢看，也要求我多看。他常说，看地图、看地形是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，地图不仅要要看，而且要背。在战争时期，每到一个地方，父亲都要亲自勘察地形，做出紧急情况下的处置预案。所以，他所带的部队，即便在突发紧急状况时，也很少受到损失。”在工作实践中，粟戎生慢慢悟出了父亲给他反复讲述的道理，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”

无法兑现的诺言

粟戎生至今还记得，解放后，父亲一直盯着台湾地图出神，望图长思。

解放台湾之战的筹划，毛泽东点将粟裕担此重任。粟裕曾3次设计攻台方案，由于朝鲜战争爆发，才最终没有实施。

粟裕曾对儿女们承诺，等全国都解放了，就带他们回家乡湖南会同。但后来粟裕再也没有回过家乡，粟戎生推测，“在父亲眼里，台湾没有解放，全国就不算解放，所以他迟迟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。”

摘自《纪实》 环人/文



粟裕大将(中)和儿子们在一起(左为粟戎生)



粟戎生光着脊梁在猫儿洞里



当团长时骑着战马的粟戎生

“内战的第一枪”

蒋介石和龙云的矛盾由来已久。抗战伊始，双方都以大局为重，摒弃前嫌。上海、南京、武汉沦陷，政府军队、工厂学校和难民纷纷逃往云南，但同时也加深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矛盾。

龙云规定中央部队和宪兵不得在昆明市区和近郊驻防和执勤，后者却借口搜查鸦片阻截滇西逃难人群中的云南地方官员和家眷，并和前来营救的云南部队开枪对峙；绥署骑兵大队队长魏述祥与油库看守人员里应外合偷盗汽油，在羊方凹和机场航特旅5团警卫部队发生枪战，弄得在安宁温泉的蒋介石误以为是“第二次西安事变”，慌忙上飞机离开昆明；香港沦陷时，孔祥熙用飞机运狗和便桶而抛弃学者专家，昆明西南联大等校学生要游行示威，蒋梦麟、梅贻琦等反对，而龙云则大力支持，并派出警察保护，局长领队游行。

种种矛盾促使蒋介石下决心除掉龙云。1945年10月13日，日本人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墨迹未干，蒋介石乘滇军到越南接收日军投降之际，命令嫡系杜聿明在昆明发动政变，逼迫龙云下台，调任“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”的闲职。当时美国报纸也报道了昆明的军事政变，说这是中国“内战的第一枪”。

陈纳德义救龙云

龙云被软禁

龙云下台后，对蒋恨之入骨，思想上更加倾向民主和接近共产党。他秘密从事了一系列反蒋活动，甚至策动滇军在东北的起义。蒋介石心知肚明，对龙云的软禁更加严密。

1948年秋天，解放军节节胜利，南京的政府官员开始分批逃往台湾。龙云坐卧不安，生怕被弄到台湾成为张学良第二。这个时候，龙云想起了他的老朋友——美国人陈纳德。

抗战时期，陈纳德的飞虎队长期驻扎昆明，云南地方政府和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，陈纳德和龙云也建立了深厚的私交。由于和史迪威将军不和，陈纳德在抗战胜利前夕被解职。深表同情的龙云不仅宣布昆明通往机场的公路为“陈纳德路”，还一再要他回国述职后马上回来，与龙云合作开办航空公司。

不久陈纳德如约回到中国，龙云却已被软禁。陈纳德失去龙云支持后一度很失望，最后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开办了“民航公司(CAT)”。龙云希望

陈纳德能看在老朋友的情面上，帮助他逃出虎穴。

首次密谋

龙云首先委托他的大总管、秘书刘宗岳，与陈纳德私交不错的缪云台接触。

三天后，陈纳德回到上海。刘宗岳马上到位于九江路的公司大厦六楼办公室找到了他。刘把龙云现在的处境和想法告诉了陈纳德。陈纳德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威胁性。这不仅决定着龙云的命运，同时也决定着陈纳德的命运。一旦事情败露，得罪了蒋介石，陈纳德在中国的事业有可能毁于一旦。

初步协商的结果是，龙云、刘宗岳一行三人搭乘陈纳德民航公司每隔一天从上海到广州的航班。陈纳德提出从南京到上海这段路，由龙云自己想办法过来。

刘宗岳马上回到南京向龙云禀报，龙云非常高兴。但是认为从南京到上海还是要请陈纳德帮助，因为，无论铁路、公路和船运，特务看守都非常严密。

成功出逃

刘宗岳即刻回到上海向陈纳德转告了龙云的意见。12月1日，陈纳德从广州带回来一套完整严密的营救方案：

陈纳德让美国人罗伯特·魏(Robert Way)以视察各地航空站的名义，在约定的日期乘坐一架专机从上海来到南京机场，然后由罗伯特·魏亲自驾驶民航公司的小车到市区去接龙云。民航公司的车有特别牌照，南京机场不检查。接到后飞机立刻起飞，直飞上海，加油后当天飞广州。无论是从南京到上海，还是上海到广州，飞机上都不搭乘任何乘客。陈纳德本人在上海机场接待，广州也安排一个人在机场接。时间定在下个星期，也就是12月8日开始行动。

刘宗岳回到南京后，望眼欲穿的龙云大为高兴。龙云的出逃计划是，到了广州后马上再到不受蒋介石控制的香港，但是到香港并没有和陈纳德说。另外他马上要亲信严永祥到广州和另外一个云南人孙毓亮接应，同时购买当天广州到香港的火车、轮船

和飞机票各5张。

当时龙公馆有20多人，除了二儿子龙绳祖外，其他人员一无所知。龙云预先写好两封信交给儿子，告诫一定要在到达香港后再送出。

就这样，在陈纳德的帮助下，龙云按计划顺利出逃。

两封信

前面提到的两封信，一封交吴鼎昌转蒋介石，骂蒋介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，一封是通知战略顾问委员会各委员的。蒋介石看到龙云的信时，很是震惊，立即找何应钦、张群、吴鼎昌商议处理办法，决定由中央社发表消息说：“准龙云在香港休假三个月。”蒋介石又突然发布全国戒严令，上海特务四出侦察，认为龙云还在京沪一带。一些刊物还报道：“蒋总统大为震怒，被派监视龙氏的人员全部被捕，追究失职之罪。”

龙云在香港期间，蒋介石曾经派遣特务刺杀龙云未遂。龙云和中共西南局一直保持密切联系，不仅常常发表反对蒋介石内战的文章，还积极派人回云南发动滇军反蒋起义，欢迎解放军进驻云南。最后终于促成了卢汉的起义。

1950年1月18日，龙云携夫人顾映秋及随员十多人到达北京，担任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。

摘自《文史博览》 戈叔亚/文